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鐵笛子 二十二、雪地冰天 忽驚寇警

旺子聞言，知是那馬惹出來的敵人。這中年人必是沈、樊二位師叔的對頭，狹路相逢，因知樊師叔常騎此馬，故此疑心馬上人是女子，忙謝了指教，二次出門，辭別梁五，騎上馬背，不等招呼，馬便如飛往前馳去。因未釘鐵，蹄聲甚輕，旺子覺著昨日到時未用韁轡，業已被人看出，又知那馬不願羈勒，反正是這回事，索性把韁轡紮好，連糧袋放在鞍後，快到青林壩再作計較，省得途中有事，或是敵人追來，動手時可以將馬放開，方便得多。那馬不戴響頭走得更快，晃眼之間穿鎮而出，走上野外雪地。

過時瞥見人家店舖似只開了一半，鎮上客店有好幾家，兩面房屋閃電一般化為兩條白影往後倒去，無法細看，也不知哪一家是招商店。暗忖：此馬走得和飛一般，如非戴有風帽面罩，這大雪風休想緩氣。出鎮時節，路上共總遇到幾個單身行人，都是本地商民，沒有一個穿得講究的。

那幾所店房雖然有人出看，並還聽到兩聲呼喝，因馬太快，等人奔出，晃眼已落後二三十丈。也許對頭還未知道，就是由後趕來，他那雪橇曾聽師父說過，非在凍有堅冰之處才能比飛還快，雪上滑行稍微高低不平便差得多。梁五兄雖是好心，這樣快馬怎追得上。回顧來路鎮口內沿途均有居民追出看馬，剛剛縮退回去。

走了一陣，覺出馬比方才走慢了點，低頭一看，原來前途雪積甚厚，連夜北風，凍成堅冰，其滑無比。那馬走法也與昨日不同，非但時快時慢，看去也頗吃力，往往怒嘶急馳跑上一段，忽然收勢，有時並還四蹄登地，微微划動，順斜坡往前滑去，其勢更快，但不能久，不似昨日一路踏雪飛馳，始終不減。

並有極慢之時，和常馬差不多，落地甚輕，踏時似頗用力，走也較慢，頸上鬃毛根根倒豎，口中噴氣如雲，動作之間謹慎非常，這才想起梁五之言不差，遇到最險滑之處，恐馬滑跌受傷，再三喊住，下馬步行。試出冰雪險滑到了極點，休說是馬，自己也覺難走。換了常人，簡直寸步難行。

最可慮是浮雪又鬆又脆，上層凍結，中間空出好些，稍微用力腳便踏陷下去，等到拔出，凍得腳底冰涼，冷氣攻心。頭腳才起，第二腳又踏空下去，非提氣輕身不能行走，只稍用力試上一試，腳便深陷尺許，差一點沒將褲子刺破，傷了皮肉，便難禁受，不知那馬怎會在上飛馳滑行，從未踏空。

後來悟出那馬落時甚輕，起步看似重踏，實則全身都在用力，往上提起，這等聰明靈巧的千里良駒，好些地方使人意想不到，難怪樊師叔那樣珍愛。就這半早晨，計算起來還沒有昨日走得平均，所行已有五六十里。這樣險滑的冰雪，萬一滑倒受傷，如何交還原主？心正發愁，又恐那馬用力過度，出汗受風，打不出主意。

忽見前面有一小村落，只五六所人家，茅屋土牆，外面卻有一個草堆，上面堆滿積雪，門外麥場上積著薄薄一層冰雪，似已經過打掃，不是地勢較高，又有炊煙冒起，幾乎被雪擋住，猛觸靈機，想要尋去。那馬似見旺子踏空了兩次，恐其受傷，回頭銜著衣角往背上拖。

旺子知它心意，越發憐愛，笑說：「你真聰明，我代你想個法子，弄點草來紮在腳上就好走得多，不怕滑倒了。」

邊說邊往馬上騎去。正往道旁斜坡走上，因是上坡，馬行更慢，且喜幾步就到。茅屋之中已有兩人開門迎出，還有三四丈遠，便將雪地走完。到達麥場，方想起梁五走時之言，這樣滑的冰雪，對頭如乘雪橇趕來，豈不容易追上？

對面兩人業已迎到馬前，先朝人馬上下看了兩眼，笑問：「這匹馬不是你所有，哪裡來的？」

旺子也真機警，聞言想起恩師鐵笛子所說，立時打了一個手勢，那兩土人本來面帶驚疑，立轉喜容，笑問：「來客貴姓，這裡沒有外人，何人所差？」

旺子剛說得一個「齊」字，忽然瞥見來路天邊雪塵飛舞，陰霧昏沉中有一點黑影移動，耳聽土人驚道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，怎麼比馬還快？我知你是自家人，有什麼事情麼？」

旺子想起那師徒三人所乘雪橇，心中一驚，暗忖：我先藏起，看他來勢如何再作計較。話未出口，左邊茅屋中又一老年土人走出，不等招呼，先朝那馬比了一比，馬便跟他往茅屋中輕悄悄低頭鑽進。

旺子知道那馬外人不能近身，對於一個生人如此聽話，分明馬和土人都已有了警兆，遙望黑點移動更快，似往當地馳來，土人又在連聲請進，並說：「來的必是對頭，我們裡面再談，還有事呢。」旺子依言走進。

到門回顧，就這幾句話的功夫，黑點業已加大好些，上面影影綽綽現出兩三條人影，那兩個穿著舊棉襖褲、頭帶氈帽的土人並未隨同走進，一個不等開口先往取草，一個拿了掃帚鐵鏟趕往坡前低頭查看，掃了兩掃，略微張望，便走將上來。

旺子業已看出，那是一具雪橇，上坐三人，一大兩小，陸地行舟也似飛馳而來，越想心越有氣。少年好勝，又想看那來賊是什麼形貌，立在門前還不想走進去。土人忽然低聲說道：「我們均受過恩人的好處，否則早已凍餓而死，哪裡還能活到如今。裡面有一小窗，照樣可看，還免受凍。」

旺子恐怕連累好人，忙即點頭入內，見那馬立在當地，上房雖不算小，堆有不少糧食用具，轉身都難，馬卻一動不動，好似事前有人指教一樣。前後兩面均有小窗，老漢已將窗上布簾捲起了些，果然得看，一面說起女俠樊茵前年雪後曾由當地經過，因和恩人以前來過一次，人數甚多，所以認得此馬，並知它的靈巧。

方才見馬踏雪飛馳，便疑是它。隔鄰二人業已出看，一見尊客手勢，料定有事，否則不會中途停留，折來這裡。恐他兩個心粗，以前知道引馬暗號，馬的眼力又好，同時發現來路黑點追來，比馬還快，恐被看破，特意趕出，先將此馬引進，早料馬上人不是樊茵，果然料中等語。

旺子才知巧合：暗忖：諸位師長真個名不虛傳，到處受人親敬，連這窮鄉僻壤荒野之中，也有他的知交，雙方素昧平生，只打一個手勢，立時親如家人，關切非常，也無一絲客套。此是多大力量，自己幾時能和師父一樣，到此地步，就太好了。

心中尋思，眼望外面，那前後高起、其形如舟、一行共坐三人的雪橇已飛馳而來，來勢真個和箭一樣。剛看見他的全身，人的面目未及看真，便由下面平地上急馳而過。大人坐在後面，手中拿著兩枝短篙，撐地而行，雪橇下面兩條發亮之物，像是兩根鋼條，看神氣似未發現自己。

前面兩小人都是目注前面，手中拿著一個鐵管朝前遙望，不時偏頭回顧。三人都是一身皮毛衣褲，臉上好似戴有風鏡，一瞥即過，並未旁顧，一晃馳往前途，又成了一個黑點，端的神速已極。

旺子趕路心急，匆匆和土人說了幾句，便要趕出取草，老漢說：「那年樊女俠途遇大雪，也曾用草綁在馬蹄之上，所以我們知道。外面已有人在準備，這坐雪船的人想必厲害，小的手上鐵管與恩人那年所用望筒相似，你的人馬必已被他看出，追了一陣突然不見，未必就此干休。我料他少時必要回來，你是初見，覺他雪船快，其實此馬也慢不了多少，索性等他來此，探詢之後再去，穩妥得多。」

旺子雖不知仇敵深淺，一則惟恐愛馬受傷，二則對頭來勢神速，實在驚人。那兩個徒弟如無本領，怎會帶他出來走此遠路？這等強敵，一應一尚難自信，那兩賊徒就算年幼，多少總有一點本領，自己也非大人，如何驕敵，對他輕視？再想起王老漢父子走時告誡之言，不由有點情虛起來，好在紮馬蹄的草尚未取進，便點頭答應，想等上一會再走。

隔有盞茶光景，因老漢說，風雪之中長路奔馳，天已近午，定必又餓又冷，執意要他吃點熱東西，再三勸說，不令走出。旺子知他好意，飲食還在其次，最重要是恐被敵人看出，不令出外，推辭不掉。心想，恩師常和這類窮苦土人交往親密，人家好意，不

應辜負。

鄉下農人終年吃些粗糧，難得吃葷，梁五走時送有兩包東西，說是乾糧路菜，看去分兩不重，不像銀子，急於上路，又恐小家子氣，當時沒有取看，此時雖不覺餓，照此荒涼景色，路又險滑，沿途有無人家實拿不穩，那馬奔馳了這一早晨，也難免於力乏，何不借花獻佛，取將出來，與他們同吃一頓，也算稍微還情，就便歇息片刻，豈不也好。主意打定，便不再走出，請老漢代約外面兩人進屋同吃。

旺子剛把馬後所紮馬料取了一些，用水和了一點馬藥任馬自吃，把梁五所贈路菜取下，未及取酒，忽然覺著內一小包。沉甸甸的，用手一捏，十分堅硬，像是銀子，但重得多，心中生疑，知非食物，隨手揣向懷中。餘者共有好幾包，有的並用蔑篋紮緊，打開一看，乃是各種熏臘，牛羊豬雞無一不備，每樣少說也有兩三斤。

所說乾糧，也是精巧麵食，咸甜俱備，包紮尤為巧妙。許多東西分門別類一起紮緊，除乾糧是先凍好，再用兩個小布口袋裝上，橫跨馬背之上而外，所有路菜共紮成一包，橫在馬背之上，一點不佔地方。

老漢再三推謝，說：「此去路程遙遠，這些點心我們也吃不大來，酒更不會入口，共總四人，請把凍牛羊肉分與我們一些嘗鮮，足夠吃的。隔鄰二位老弟還要對付坐雪船的敵人，尊客年紀不大，單人匹馬，好些可慮。既被敵人發現，便須留意，說走就走，我們均受過恩人許多好處，你定是他後輩，彼此是自家人，無須客氣，我老漢陪你便了。」

旺子聽他說得志誠，心想少時送他點錢，便不再勉強。自己也不想吃酒，也未開那葫蘆。

正在相對說笑，把王老漢所贈乾饅、包子取了一些，強勸老漢同吃，忽聽門外輕輕敲了兩下，老漢驚道：「果然來了，這驢日的真個可惡，可惜積雪太深，否則我們雖然人少，多少也能給他吃點苦頭。」

話未說完，旺子已趕向窗前，揭開小窗一看，果然去路一面黑影忽又出現，轉眼由小而大，現出大小三人，飛馳而來。還未走近坡前，相隔一二十丈，隔壁兩家門內忽然走出幾個穿得臃腫破爛的村童，年紀都在十歲以內，一同拍手歡呼：「雪船來了，快來看呀！」一面呼兄喚弟、爸爸媽媽喊成一串。

再看那兩個大人，年輕的一個業已不見，只剩一個年長的還在草堆旁邊搓那草繩，手邊不遠草堆裡插著一柄利斧，無意中往來路一偏頭。斜角三家門窗縫裡似有人影寒光閃動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每家屋內門窗後面都伏有兩三人，老少不等，有的拿鐵棒，有的拿著打狼的梭鏢，還有三四個好似拿著柴刀、鋤頭、釘耙之類，屋門不是虛掩，便是開著半扇，人藏在內，一齊探頭，朝外面那人注視，揮手示意。

問「來了沒有？」那人好似不願眾人露出破綻，把手一揮，口中低語了兩句，便全縮退回去。照那形勢，只要來人倚勢行兇，外面的人一聲暗號，便同衝殺出來。

同時又聽屋中鐵器響動，回顧正是老漢同一中年婦人，一個手持大鐵鉗貼牆而立，一個拿了一根木槓埋伏在旁，意思好似來人只一衝進，便冷不防上下夾攻，一用木槓朝來人腳底橫掃過去，一個便用鐵鉗打下。所有土人都是那麼緊張。門外寒風中，那幾個村童臉都凍得通紅，內有兩個十分聰明，一面隨口呼喊，一面朝紮草繩的低聲說話，表面卻裝好奇，要大人起身觀看之狀。

暗忖人心向背真個厲害，這裡共總五六家人，大約只有十多個男丁，居然全家老少這樣齊心。休看敵人武功高強，真要看出破綻，冒失進來，看這神氣，一個有心，一個無意，驟出意料，還非吃虧不可，不死也必帶點重傷回去。別的不說，單他們這股勇氣已把敵人吞掉。

何況事出意外，做夢也想不到這許多人會和他拼命。可見眾怒難犯，平日作惡太甚，多麼厲害，一成孤立，到處都是他的仇敵，防不勝防，照樣也難免於死亡，決難長久無事。

旺子心方尋思，就這耳目所及轉眼之間，那雪橇已由坡前往來路直馳過去，看那去勢好似另有生疑之處，並未注意當地，滑得又急，業已馳出好幾丈。似因村童指點歡呼，臨時動念，剛一停住，便掉頭馳來，後面大人雙篙一撐，便和箭一般馳近坡前，不知怎的一來，便改了道路，一直衝到坡下。

因坡太陡，沒有衝上。眾村童立時連滾帶爬，由雪坡上滑溜下去了好幾個，爭向老少三人詢問。相隔三四丈，又被坡角擋住，只見後面大人起立，朝坡上張望了一下，重又坐定。那人頭上戴有帽套風鏡，面目全被遮住，只看出穿的是身短裝皮帽衣褲，腰繫皮板帶，背後插有兵器，腰間有一革囊，看不出形貌年歲。

搓繩那人因聽來人呼喊，已拖上沉重的步履，慢吞吞走了過去，只聽雙方問答，村童嘩噪，問長問短，亂成一片，也未聽出說些什麼。後見坡上那人手指走路這面，說了幾句，跟著便見雪橇往前馳去。

因當地是片高原，土人所指之處偏在前面十來丈，再往前走便是一片斜坡。那大小三賊好似尋仇心切，到了前面順坡而下，其勢比前更快，轉眼又變成一個小黑點，朝那陰雲密布的暗影中投去，一晃無蹤。眾村童回到坡上，還在指點說笑，歡呼不已。等到雪橇去遠，連小黑點也看不見，方才流著鼻涕眼淚，抖擻著身手，往各人門裡奔去。另一壯漢也由隔壁門內空手閃出，幫助拿了草繩一同走進。

旺子見兩土人和眾村童立在門外，穿的都是補巴衣服，心甚不安，不願探詢敵人去路，如何將其支走，先就稱謝，慰問饑寒。

老漢笑向人道：「我們奉恩人之命，照例不許探詢來人姓名，尊客自己不說，不便請問，但是他這舉動和說話口氣，都和恩人一樣。休看所騎的馬不是恩人所有，以我猜想，定是恩人徒弟無疑。你看這樣厲害的敵人，他全不在心上，一開口先就關心我們的寒暖饑渴，不是和他師父待人一樣麼？老兄弟不必擔心。」

「我們以前都是苦人，一年倒有半年要靠草根樹皮度命。自從六年前遇見恩人他們，才脫苦海。如今非但衣食無憂，哪家公司有一點存糧，只為我們受過多年活罪，有點錢捨不得用。雖是補巴衣服，內裡棉花多一半是新的，一點不冷，比起以前天上地下。此去如見恩人，可說八里岡涼亭胡四老漢和楊、陳諸弟兄請安問好。聽他老人家一說，就知道我們以前過的什麼日子了。」

「如今我們六家三姓，由老到小，誰也不少衣穿飯吃。這是雪大天冷，小娃無法上路，要是往年，沒有這場大雪，娃兒小女子們正在讀書，還未放年學呢。」

旺子見那老漢，說得十分得意，滿面喜容，也頗代他高興。

中年婦人接口說道：「我爹就是年老嘴碎，咱哥和那狗強盜說的活還未對人家說呢。」

老漢忙說：「我真糊塗，正經話還沒顧得說，先編閒傳（秦隴間土話，意是說閒話）。」

編草土人便道：「這驢日的一開口就發威。依咱本心，真恨不能把驢日的捶扁，怕給客人惹是非，沒好氣衝了他幾句，說我們自家飯都吃不好，哪有心腸代人管什閒事。三娃在旁接口說：方才有一人騎馬走過，快得出奇。我未看見，等到出來取草，馬已走遠。這驢日的信以為真，見我理直氣壯，一點未生疑心，轉向小三娃好言盤問，還叫小驢日的給了他一串錢。」

「小三娃真壞，他知來賊是恩人的對頭，雪厚冰滑，竟想引他上當，滑到涼亭坯深溝裡去，跌死出氣。我想這類驢日的真個跌死倒也除害，萬一跌他不死，或被看破，回來豈不討厭？想不到兩個小驢日的也是那麼可恨，竟說馬的蹄印前途不曾發現，莫要藏在土坡上面。我裝不曾聽見，向其警告，說馬過之時我並未見，你這樣兇惡無禮，娃兒所說不足為憑，還有涼亭一帶兩條山溝，深不見底，這樣大雪也許看不出來。」

「我快半百的人，你們多不好，不能使人誤傷，造那無心之孽。你坐這傢伙比飛還快，你要追人，我不攔你，前頭三四里是條斜坡，除走得快，自己翻倒外，包你沒事。進了涼亭樞，下山口一里多路便要隨時留意，非要趕出十多里見不到人家，莫要翻在山溝裡面卻來怪我。」

「小驢日的還在旁邊嚙嚙，說我不是好人，兩雙小賊眼朝我骨碌碌亂轉。總算驢日的知趣，不該死在我們手內，朝小驢日的笑

說：這裡的人都是這類蠢漢粗人，不曾說話。坡上只有幾所土房，人還無妨，馬怎可以走進；何況來路曾見敵人馬行極快，他未帶有望筒，又未回顧，不曾發現我師徒，怎會突然停下。

「再說，既騎此馬，必是仇人之一。休說我師徒三人，再多兩個他也不會膽怯藏起。至於雪中蹄形更難作準，沿途我也留心查看。因那匹馬是異種，從小受過訓練，未釘蹄鐵，走得極輕，非但蹄印極淺，並還時斷時續，中間好些地方均未發現，走上一段又露出來，大約與冰厚薄有關。

「方才敵人就在我們過岡時由上到下，不到半盞茶的功夫，再用望筒查看，便不見他影跡。心疑馬快，業已跑遠，天又陰沉，望筒至多看上一兩里路，雪中馬蹄常有中斷之處，因此照直追來，不再留心看那地形，也許未了一段冰雪堅凝，不曾留下印跡。這幾個村童年幼無知，如有虛假，怎會異口同聲，說得一樣。如說大人所教，就這一點功夫也教不來。

「小驢日的還說：小三兒與娃兒們的話有些不符，只他一人說出地名，餘均朝前亂指，恐怕其中有詐。我正發怒，打算引他進門送死，索性拼個死活，就為恩人受傷送命，拼掉一個狗強盜也是好事。驢日的真乖，竟說：小娃兒家哪有這樣細心，只要所指途向差不多也就是了。

「你兩弟兄如何比我還要多疑？說完也不再理人，臨走還說了兩句狠話，真個可惡到了極點。我先還恐雪中蹄印討厭，被小驢日的一說，頗悔先前不該偷懶，又防雪厚留下腳印，引起對頭疑心。後才看出此馬所過之處極少痕跡留下，方始放心。照此形勢，就他回來，尊客已走，也不怕他了。」

旺子一面稱謝，人馬均已吃了大半飽，敵人已去，正好趕路，匆匆收拾，把鏢囊掛向馬上，緊了馬的肚帶，剛取出幾兩銀子，老漢和兩土人便變色道：「你作什麼，我們有吃有穿，看你是恩人徒弟，才當親人看待。實不相瞞，我們如非見你年輕，驢日的太惡，你用銀子買人，還疑心你是假的呢，我們有什患難，恩人自會知道，前來解救。平日我們都聽恩人指教，拿氣力去換自己的用度，這不比當初落難時節，無故要人銀子成什麼人呢。」

旺子見他理正詞嚴，只得收回，越看越覺對方真誠懇切，豪爽天真，義勇雙全，由不得心生敬愛，自然感動，脫口說道：「老漢和二位老大哥不要怪我，你說那恩人實是我的師父，只為剛拜師不久，便奉命往青林壩去尋人，好些規矩師父均未指教，只知奉命而行。因見你們出力甚多，如今天寒地凍，快要過年，也許缺少錢用，打算分送一些，並無輕視之念，沒想到此舉不合，容易誤會。你如不信，還有一件信物在此。」

老漢和那中年人正說此人簡直和他師父一個神氣，說話口氣再像沒有，忽然瞥見旺子手上拿著一朵玉梅花，越發高興，歡呼起來，別屋中人聞聲也同趕過。屋內門外立時站滿了人，七嘴八張，探詢恩人鐵笛子的蹤跡，日內可要由此經過，旺子知道恩師救人太多，遠近各地受過好處的土人感恩切骨，稍微敷衍，難免日夜盼望。

忙說：「恩師這半年內恐未必由此經過，否則我也不會單騎上路。」

眾人還在追問下落，老漢急道：「仇敵已被我們引往岔道，此時正好土路。他那船快，莫要中途醒悟，趕將回來，我們均不知他有無同黨，只管嘮叨作什？」旺子也說前途有事，急於上路，眾人方始住口。出門一看，外面連男帶女人已擠滿，鵠立在雪風中，想要查聽恩人動靜。

因見屋小人多，沒有走進，暗忖恩師真是英雄好漢，偉大已極，這些人都說我像他，將來非學他的樣不可，越想越高興，馬已自行走出。遙望涼亭壩那面暗影沉沉，白茫茫與天相接，相隔只有三數里的山口峰崖竟看不出一點影跡。天低得快要壓到頭上，料知前途還要下雪，忙向主人辭別，互道珍重。在眾聲歡送聲中騎上馬背，下了山坡，如飛往前馳去。

那馬竟知人意，下時舉步更輕。天氣奇寒，冰雪越凍越堅，簡直不留影跡，一路留心。走出半里來路，馬方加快。遙聞身後有人呼喊，回望山坡上立著兩人，正在招手，相隔已遠，風向不順，聽不真切，只說土人有什事情要向恩師帶話，本來還想回去，再一回顧，人只兩個，旁邊立著許多村童，誤以為方才未見過的人趕出歡呼送行，馬行越快，略一尋思，業已走遠，後面山坡上人只剩下一叢小黑點。

看出天氣比前還要昏澹，這場雪不知如何大法，心裡一急，也就不願回去，一路飛馳，晃眼十來裡，天上果有雪花飄下，越發著起急來。旺子不知後面土人看出天氣不好，轉眼大雪就要降下，另外想起一件要事，故此在後狂呼，喊他回去，等到雪住再走。這一遲疑不決，竟致陷入危機。

旺子自不知道厲害，暗忖：聽老漢說，青林壩相隔還有好幾十里，未了一段山路崎嶇，更是難行，偏又下起雪來，地上積雪已極險滑，再要天降大雪，這匹馬多麼靈慧身輕，也禁不住雪花迷目，一個不巧，滑倒雪中，非但馬難保全，自己也有危險。

先頗愁慮，後見那馬一路衝風冒雪向前飛馳，不時昂首驕嘶，噴氣如雲，端的千里良駒，神駿已極，只說馬有靈性，看它這樣精神健旺，得意驕嘶，也許還不妨事。前聽各位師長說，此馬靈巧無比，如有兇險，不是想法報警，急嘶示意，也必走向歸途，覓地藏身。恩師到處都是親人，此是官驛大道，像方才所遇人家前途不會沒有，馬在這條路上往來多次，必有投奔之處，所以這樣飛馳，心中一寬，索性聽馬馳去。

哪知這匹小花雲豹昨夜便看出一些危機，二次上路之後，覺著天氣雖然不好，後面還有敵人追來，更是兇險，性又剛強好勝，想在大雪未降以前將這一帶荒涼的官道馳過，就不趕到青林壩，也可投往以前去過的相識人家，或是鄰近官道的村落之中暫避風雪，等到雪住再走，加以四蹄已經土人相助，紮上乾草，越發不易滑跌。

原是情急拼命，打算把這難關闖過，並非有什把握。旺子平日本就覺馬靈慧機警，再經途中兩次有事，第一次仗它救了兩人，方才又全仗它機警脫險，越發看重，信賴太深，初上馬時的疑慮逐漸減消，毫未想到危機已臨，就快發作。

為了回憶昨夜殺賊經過，崔、南二女的影子忽然湧上心頭，本覺南曼不通情理，不應無故怪人，心中偏放她不下，上路之後已想過幾次，極盼前途能與相見。可是雙方道路相同，這樣快馬，始終不曾遇上，除乘雪橇的仇敵外，不曾遇見一個人影，先後相差不過半個時辰，竟會追她不上，越想越奇怪。

飄雪之後重又想起，暗忖：她雖不近人情，平心而論，雙方既有師門淵源，便應明言相告。我因不知她師徒來歷姓名，謹守恩師之誡，好些為難，她怎得知？算起來雙方都有不是，難怪誤會。這樣冰天雪地，寒風刺骨，她兩姊妹多好輕功，也無一口氣趕到，走得比此馬還快，毫不緩氣之理。

如今天正飄雪花，後面又有仇敵追趕，此女想必還在前面，莫又遇險，最好能夠追上，照梁五兄所說，稍微服低，賠上幾句好話，好了總是自家人，合成一起，彼此都有照應，方便不少。念頭一轉，早來盛氣全消，便一路留神，張望過去。